

平 / 去：虱 shi/she，涩 shi/she

以上所列字只是有异读的字。具体说来，(1) 中古宕江摄的入声字既在效摄出现，又在果摄出现。(2) 中古通摄入声字大部分归入止摄和祝摄，只有“宿”字在流摄和祝摄都出现。(3) 中古曾摄一等入声字同时出现在全摄和拙摄。(4) 中古曾摄开口三等庄组字和梗摄开口二等字在蟹摄和拙摄有异读。(5) 深臻开口三等庄组字常用的只有三个，其中两个有异读，分别在止摄和拙摄。这是大致的情况。(6) 从上面可以看出，除了韵母的不同之外，两个读音的声调也不同，一般说来，效摄、流摄、全摄、蟹摄、止摄出现的读音声调多为平声和上声，只有一个字是如声；而在果摄、祝摄、拙摄出现的读音声调为去声。所有的异读主要表现在声调和韵母的不同上，声母则基本相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种读音的数量。

宕江摄：效摄中共含有 9 个人声字，其中 8 个属宕江摄。果摄的宕江摄字，除了在效摄出现的 8 个之外（“饕”在拙摄有异读，在果摄无），还有“博剥驳酌绰络恶爵鹊削角却确掇约作託托错索卓桌啄涿琢捉戳朔郭廓霍劓藿握”等字，可以说宕江摄的清入字大部分都在果摄出现了。

通摄：流摄只有一个清入字，就是通摄的“宿”。止摄的通摄入声字有：铜菊鞠鞠曲蓄旭，祝摄的通摄入声字有：卜醮仆扑福腹幅蝠覆复督笃秃足促速肃粟嘱粥竹祝烛筑触畜叔束谷穀哭酷屋郁。

曾摄一等：全摄的清入字只有 5 个，都是曾摄一等字，并且这 5 个字都在拙摄有异读。除了这 5 个字，拙摄的曾摄一等字还有“忒则塞刻克”等字。

曾摄三等庄组字、梗摄二等：蟹摄 11 个清入字，除了一个“塞”字是曾摄一等外，其他都是曾摄三等庄组和梗摄二等字。并且，这些字在拙摄也都有异读。只在拙摄出现的有：测嗇拆窄责策栅革赫吓隔扼扼迫。

深臻摄开口三等庄组：只有三个字“涩瑟虱”，其中“虱涩”两字有异读，一在止摄，一在拙摄，另一字只有拙摄一读。

从数量来看，入声字的异读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宕江摄读效摄的字少，读果摄的字多；通摄字读流摄的少，读止摄、祝摄的字多；曾摄一等读全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曾摄三等及梗摄二等读蟹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深臻摄开口三等庄组读止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

2.4 清代

清代北京话的材料，这里选择李汝珍的《李氏音鉴》和裕恩的《音韵逢源》。

1. 《李氏音鉴》，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李氏音鉴》成书于18世纪末，一般认为其中的《北音入声论》讨论的是当时北京话的入声字。

据杨亦鸣（1992），《李氏音鉴》有39个韵母，其中15个阳声韵，24个阴声韵。入声字都是阴声韵母，其中有些中古入声字有异读，主要分布在宕江摄、曾梗摄、通摄、深臻摄。具体情况如下（声调略）：

宕江摄入声字：

白读：ao/iao 雹薄落烙烙酪勺芍郝鹤嚼学削略脚雀钥药疟

文读：o/uo/yo 驳箔博迫魄莫摸寞乐各搁阁酪壳铎诺骆洛凿索错捉涿拙戳绰
浊燭焯酌朔若弱郭廓霍藿爵角觉却鹊确虐约岳乐跃

曾开一入声字：

白读：ei 北勒肋黑贼

文读：o 墨默得德特忒则克刻

曾开三庄组、梗开二入声字：

白读：ai 柏百白拍麦陌摘（zh）翟（zh）宅（zh）窄（zh）

文读：o 脉貉隔革格客额核赫恻（c）册（c）策（c）测（c）仄（z）
e 色嗇穉（s）

通合三入声字：

白读：ou/iou 媯粥熟肉六

文读：u 幅目淑轴福祝竹宿

深臻开三庄组入声字：

白读：i 虱（sh）

文读：e 涩瑟（s）

显然，《李氏音鉴》与徐孝的《合韵》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基本是一致的，但它还有一些《合韵》中没有的情况：（1）曾开三梗开二以及深臻开三的知系入声字文读和白读的声母不同，而《合韵》中是相同的。（2）清入字的声调更趋复杂，大致和今天的北京话一致，归去声的占多数，其次阴平，再次阳平，上声最少。

2. 《音韵逢源》，作者裕恩，清朝满族人。此书成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

反映了道光年间北京话的一些语音情况。声母有 21 个；韵母分为 12 部，分别以地支命名：子一、丑二、寅三、卯四、辰五、巳六、午七、未八、申九、酉十、戌十一、亥十二。每部又分为乾一、坎二、艮三、震四四部，相当于今天的开齐合撮四呼。书中表现的韵母与今天的北京话已经相当接近。

《音韵逢源》有四个声调，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上平声即阴平，下平声是阳平，与中古声调的对应也与北京话完全相同。就入声字来说，与今北京话一样，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例外很少；清入分别归四声，其中归去声的占了多数，占 37.8%，其次阴平，占 30.7%，归阳平的占 22%，上声最少，占 9.6%，与《李氏音鉴》大体一致。

《音韵逢源》的十二韵部中，辰部五、巳部六、午部七、未部八、申部九、酉部十、戌部十一、亥部十二等八部为阴声韵。入声字合并于阴声韵中，其文白异读主要是在以下几个韵部重出：辰部五和申部九，巳部六和申部九，午部七和戌部十一，未部八和申部九，戌部十一和申部九。具体如下（声调略）：

中古宕江摄入声字既在辰部五坎二、艮三出现，又在申部九乾一、坎二和震四出现，其中有一部分字是重出的，列举如下：

白读：辰部五坎二：ao 剥雹薄箔落酪络烙乐凿著着芍阁鄂鹤貉郝

艮三：iao 略嚼雀鹊削学饺角脚壳乐疟约药跃钥

文读：申部九乾一：uo 博薄箔剥泊驳莫膜寞摸幕缚铎踱托託诺落酪络乐烙洛骆作错昨凿柞索著着芍酌绰焯捉桌卓啄琢涿浊镯浞朔若弱鹤貉郭廓扩鄂霍藿藿攫握

坎二：e 阁各咯搁郝乐恶

震四：ye 掠略学削雀鹊嚼爵脚角觉钹却确壳摧虐疟约药乐钥跃岳

曾摄开口三等庄组和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字在巳部六和申部九出现，其中一部分字巳部六有，申部九也有。列举如下：

白读：巳部六坎二：ai 擘槩白伯百柏拍麦摘（zh）窄（zh）宅（zh）翟（zh）择（zh）折（ch）色（sh）

文读：申部九坎二：e 槩擘伯柏百白帛迫魄拍陌麦脉格革隔客额核扼厄扼赫吓侧（c）测（c）责（z）择（z）泽（z）策（c）册（c）宅（zh）摘（zh）窄（zh）翟（zh）折（ch）色（sh/s）嗇（sh）

uo 铎 踱 托 託 诺 骆 昨 凿 索 作 戳 绰 齾 桌 捉 卓 涿 浞 浊 琢 着 酌 镯 啄 焯 斫 勺 芍
朔 若 弱 郭 廓 扩 剽 霍 藿 攫 握

ye 略 掠 嚼 爵 脚 角 却 壳 摧 确 雀 鹊 削 学 虐 疟 约 乐 岳 药 跃 钥 嶽

曾开一：

白读：ei 北得贼勒肋黑

文读：o 北墨默 /e 勒得德忒特愿则贼塞刻克剋黑

曾开三庄组：

白读：ai 仄侧 (zh) 色 (sh)

文读：e 仄 (z) 侧测恻 (c) 嗇色 (s) / 仄 (zh) 色 (sh)

梗开二：

白读：ai 擘伯白帛柏百拍麦拆册 (ch) 摘宅择泽翟责窄 (zh)

文读：o 伯佰百帛擘擘柏白迫拍魄陌谪麦脉 /e 格革隔客赫吓核厄扼轭额 册
拆策 (c) 择泽责贲摘窄宅 (z) 宅 (zh)

通合三：

白读：ou 粥轴舳舻熟肉 /iou 六宿

文读：u 目牧穆福蝠腹覆复伏服陆宿肃竹筑畜逐舳祝粥叔熟淑肉 /y 鞠菊掬鞠
宿蓄畜郁育

深臻开三庄组：

白读：i 虱

文读：e 涩瑟虱 (s) 瑟涩 (sh)

从上面的例字来看，《京音字汇》中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和以前的韵书是一脉相承的，比较来说，它和《音韵逢源》更为一致。《京音字汇》中，不仅曾开三梗开二知系入声字的文读声母有两套，深臻摄庄组入声字的文读声母也有两套，一套和《合韵》的文读相同，一套和《李氏音鉴》的文读相同。这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

3. 结论

从以上书面文献材料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入声字文白异读因为朝代的不同

同而有一些差异。同时很明显，前后朝代之间的异读有承继关系，即前一时期的异读基本仍然存在于后一时期的北京话中，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异读。汉语的音节由声韵调三部分组成，文白的差异也就表现在这三方面。下面将元代以来各种材料中入声字文白的不同列成表 3：

表 3 元明清以来文献中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情况

	宕江	曾开一	曾开三、梗开二	通合三	深臻开三
《蒙古字韵》				韵调	
《中原音韵》	韵			韵	
《合韵》	韵调	韵调	韵调	韵调	韵调
《李氏音鉴》	韵调	韵调	声韵调	韵调	声韵调
《音韵逢源》	韵调	韵调	声韵调	韵调	声韵调
《京音字汇》	韵调	韵调	声韵调	韵调	声韵调

(注：曾梗深臻四摄声母的不同限于知系字)

表 3 中，如果不管《蒙古字韵》，可以看出，从元代开始，经明、清，到民国，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有十分清楚的发展脉络：在元代，只有宕江通三摄入声字韵母有异读；明代曾梗深臻四摄的韵母也出现了异读，并且声调也因韵母的文白而有不同；到清代发展出声母的异读；民国是直接承继清代的，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至于《蒙古字韵》的情况，我们认为反映的是和《中原音韵》关系密切的一种音系，因此和《中原音韵》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

了解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情况，我们再来看今北京话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就会发现，文章开始提到的今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特点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层次的异读在今北京话的共时沉积。它的雏形出现在元代，或者还要早一点，那时只有宕江通摄的入声字韵母不同，最后定形在清代，民国和今天的文白异读都是清代的延续。北京话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也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仅仅限于韵母的不同，它还有声母、声调的不同，这是大家以前所忽略的。此外，一般人们只承认宕江曾梗通五摄有文白异读，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深臻两摄开口三等庄组入声字的读音也存在异读，虽然字数很少，但从性质上看，无疑与其他几摄的入声字异读是一致的，因此，北京话有文白异读的应该是深臻宕江曾梗通七摄入声字。

前面曾提到，在《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中，有三个层次的声母异读。

这是关于北京话入声字声母异读的一个重要线索。声母的异读，主要集中在深臻曾梗摄的知系入声字的读音上，在明代《合韵》中还没有出现，清代《李氏音鉴》中才存在，《音韵逢源》《京音字汇》以及今北京话中也都有。但在《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中，声母异读存在三个层次，十分清楚，是其他韵书材料中所没有的。而且，这三个层次正好可以将明代《合韵》中的声母情况与今北京话中的声母异读联系起来。具体说来，深臻曾梗四摄知系入声字在《合韵》中才出现异读，但只是韵母和声调不同，声母则相同；《李氏音鉴》的声母异读和今北京话相同；《合韵》中的文读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文读。而《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既有《合韵》的文读，又有《李氏音鉴》和今北京话的文读，给我们提供了由《合韵》的文读到今北京话文读的一个过渡情况。举例如下：

表 4 曾开三梗开二深臻开三知庄组字声母文白异读表

	曾梗知组			曾梗庄组			深臻庄组		
	白读	文读 1	文读 2	白读	文读 1	文读 2	白读	文读 1	文读 2
《合韵》		拆摘		窄册色	窄册色		涩虱	涩虱	
《李氏音鉴》	摘宅		择泽	窄		测色	虱		涩瑟
《音韵逢源》	摘择拆	摘拆	择泽	窄色	窄色	策色	虱	涩瑟	
《京音字汇》	摘宅泽	宅	摘宅泽	窄仄	仄色	仄窄色	虱	涩瑟	虱涩瑟
今北京	摘择		择泽	窄色		色册	虱		涩瑟

上表中，白读是今北京话的白读，也是其他韵书材料中的白读，文读 1 是《合韵》中的文读，声母为 zh 组；文读 2 则是今北京话中的文读，声母为 z 组。《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中两种文读都有，但在今北京话和《李氏音鉴》中，却都没有文读 1。从时间上看，今北京话是文白异读发展的最后阶段，《李氏音鉴》则还在《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之前，为什么它们会一致呢？对此，如果联系这三部书的作者，就比较好理解了。李汝珍虽然是北京人，但他不到 20 岁就去了南方，而裕恩和王璞是老北京人，显然他们更了解北京话。并且从数量来看，文读 1 在当时并不占优势，只有几个残存的形式而已，估计在李汝珍的时代，文读 2 就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所以李汝珍可能并不知道文读 1，他没有记录也就理所当然了。文读 1 和文读 2 共存于《音韵逢源》和《京音字汇》，使我们从文读 1 到文读 2 的过渡过程更加清楚，有助于探寻文读的来源。

从前面的材料还可以看出，除了因时代不同而出现的新的异读层次，文读和

白读的字数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原音韵》中，通摄入声字读尤侯韵的字数就不如鱼模韵的多，而宕江摄读萧豪韵的数量则大大多于果戈韵，清入字全部归上声。到了《合韵》，通摄入声字白读的数量更少，宕江摄的白读也不再占优势，即使《合韵》中才出现的曾梗深臻摄入声字，白读音的数量也比文读少，说明曾梗深臻摄文白读的对立并不是在《合韵》时代才产生的；此外，清入字归去声的占多数，白读音除了归上声的，还出现了归阴平的。清代、民国的韵书中，白读基本维持《合韵》中的状况，同时《合韵》中曾梗深臻摄知庄组入声字的文读逐渐被新的文读所取代，清入字的归调更为复杂。最后到今北京话，文读1已经消失，只剩下文读2，其他则基本没变。

最后，我们可以将元代以来北京话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列表如下（声调情况略）：

表5 元代以来北京话入声字声韵文白异读表

	宕江摄		曾开一		曾开三梗开二			通合三		深臻开三庄组		
	文	白	文	白	文1	文2	白	文	白	文1	文2	白
《中原音韵》	o	ao						u	ou			
《合韵》	o	ao	e	ei	e ^[zh]		ai ^[zh]	u	ou	e ^[zh]		i ^[zh]
《李氏音鉴》	o	ao	o	ei		o/e ^[z]	ai ^[zh]	u	ou		e ^[z]	i ^[zh]
《音韵逢源》	e	ao	e	ei	e ^[zh]	e ^[z]	ai ^[zh]	u	ou	e ^[zh]	e ^[z]	i ^[zh]
《京音字汇》	e	ao	e	ei	e ^[zh]	e ^[z]	ai ^[zh]	u	ou	e ^[zh]	e ^[z]	i ^[zh]
今北京话	e	ao	e	ei		e ^[z]	ai ^[zh]	u	ou		e ^[z]	i ^[zh]

（注：方框内是声母，文1和文2是声母的区别，韵母相同）

本文主要是在考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力图描写出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由于清入字的声调比较复杂，所以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从上面的材料已经可以看出，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实际上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北京话的语音史是极有价值的。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耿振生. 明清等韵学通论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郭力.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 [D].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论文, 1987.
- 郭力. 古清入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归调 [A]. 载《语言学论丛》第 19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忌浮. 十四世纪大都方言的文白异读 [A]. 载《中原音韵新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宁继福. 中原音韵表稿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 王力. 汉语语音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王璞. 京音字汇 [M].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1913.
- 薛凤生.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
- 谢·叶·雅洪托夫. 十一世纪的北京音 [A]. 载《汉语史论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杨亦鸣. 李氏音鉴音系研究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 喻世长. 从邵康节到周挺斋——汉语宋金元北方话入声演变的一条线索 [A]. 载《中原音韵新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裕恩. 音韵逢源 [M].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1840.
- 照那斯图、杨耐思. 蒙古字韵校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7.
- 周祖谟. 宋代汴洛语音考 [A]. 载《问学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原载《语文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北京话古清入字归调历史及成因考察*

提 要 本文以元代以来的几种韵书为材料，考察了北京话古清入字归调的历史，指出：明末北京话古清入字已经派入四声，清代北京话中清入字归四声的比例与今北京话已经相当接近，并且明代以来的韵书中清入字都存在白读音多归阴平和上声、文读音多归阳平和去声的趋势，与今北京话一致。文章还结合北京地区的历史、周围方言的情况对北京话古清入字归调的成因做出解释。

关键词 北京话 清入字

引言

入声的消失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变化之一。北京话的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都很有规律，但清入字却似乎没有什么规律。这一现象，一直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的大概是黎锦熙，他在《京音入声字谱》（1924）的叙言里讲道：“本文原名《北京语的入声字》，重在考论北京语中各入声字的分化和六百年来的变迁，因为交稿期迫，先将这一个基本的部分发表。”虽然他后来并没有继续这一研究，但却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关于当时北京话入声字的重要材料。白涤洲也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过详细探讨，发表了《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一文。他统计比较了近代汉语几部韵书中的清入字归调，归纳出入声字声调发展的三个时期，第一期以声母的全浊、次浊与清为条件分归

* 本文曾在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7—9日，北京语言大学）上宣读。

阳平、去声和上声，第二期浊入字不变，清入字根据声母送气不送气或擦声的关系，改读阳平和去声，同时保留归上声的遗迹以及归阴平的新兴趋势，第三期是第二期的继续发展。陈刚（1988）也考察了北京话古清入字的演变情况，但与白涤洲的方法不同，偏重文献考证，所用材料也不同，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如读复韵母的清入字一般都是阴平或上声，词性与古清入字的归调也有关系，本义为动词的，多为阴平，本义为名词的，多为上声，等等。陆志韦（1988）、黎新第（1986）、林焘（1992）分别对北京话清入字的归调进行统计分析，但所依据材料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平山久雄（1990）则试图给北京话清入字分出不同的层次。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北京话清入字归调的情况，虽然都试图找出其中可能隐藏的规律，但多表明，清入字的归调确实不存在浊入字那样的规律性。至于这种无规律状态形成的原因，则可能与方言接触有密切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原音韵》（周德清）、《合并字学集韵》（徐孝）、《李氏音鉴》（李汝珍）、《音韵逢源》（裕恩）、《语言自迩集》（威妥玛）、《京音字汇》（王璞）、《京音入声字谱》（黎锦熙）、《增注中华新韵》（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等韵书中清入字的归调进行考察，试图理出北京话清入字的归调历史，进而探讨其成因。

1. 今北京话古清入字的归调

说今北京话清入字归四声，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今北京话中清入字的归调存在很大的歧异。根据黄晓东（2001），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语言环境、民族等因素都对北京话清入字的异读有明显的作用，年龄因素的作用尤为显著。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材料统计清入字得出的结果也不同。如黎新第（1986）、周长楫（1988）、林焘（1992）、刘淑学（2000）等，都曾统计过清入字的归调情况，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归上声的比例最小，其次阳平；不同之处主要是有的归去声的最多，有的归阴平的最多。大致说来，如果以常用字为主，归阴平的比例就大于归去声，如果书面用字多，则归去声的比例往往大于归阴平。

本文主要根据《汉语方音字汇》统计了310个清入字，只有一个声调的有210字，其中只读阴平的75字，占36%；只读阳平的40字，占19%；只读上声

<http://www.purpleculture.net>